

*Referring and Integrating:
An Investigation on Yeats's Poetics*

借鉴与融合： 叶芝诗学思想研究

欧光安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借鉴与融合：叶芝诗学思想研究

Referring and Integrating: An Investigation on Yeats's Poetics

欧光安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借鉴与融合：叶芝诗学思想研究 / 欧光安著. —
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7.12
ISBN 978-7-310-05501-2

I. ①借… II. ①欧… III. ①叶芝(Yeats,
William Butler 1865—1939)—诗学观—研究 IV.
①I562.0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87998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刘立松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天津午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230×160 毫米 16 开本 15.5 印张 2 插页 203 千字

定价：52.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Preface

Yeats' wide reading in world literature, from Swedenborg and Blake, to Indian, Arabian mystics and the literature of Eastern Asia, has been criticized as miscellaneous—the jumbled stock of the “rag-and-bone shop of the heart.” Certainly Yeats was no systematic scholar, but he was an immensely cultured writer, working in an age when global perspectives were beginning to emerge, not least amongst poets and visionaries in Europe. Yeats' poetics went further than Ireland or the classical roots of European thought and art. They begin to resonate also with other ancient poetic traditions, from India to Japan, and these traditions find conversation partners with Irish mythology, and indeed, contemporary Irish history.

This new book, written by a Chinese scholar, marks Yeats as a truly international voice that speaks words of realism and sometimes hopes in a world that has moved beyond his own experience to a global culture that is at once united and fractured. As we move from the study of comparative to world literature, we do well to be reminded that poetry is neglected at our peril, and that Yeats speaks to us today no less than he spoke in his own time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last century.

David Jasper

Professor Emeritus, University of Glasgow

Distinguished Overseas Professor,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ugust 2017

序^{*}

于世界文学而言，叶芝的阅读范围不可谓不广。自斯威登堡至布莱克，从印度经典到阿拉伯神秘主义，以至东亚文学，他均有涉猎。但叶芝亦被批评为所读“过滥”，好比一家廉价的“心灵杂货店”^①，里面的物件东横西陈。当然，虽然所著作品文化意蕴丰厚，但叶芝终究非学者出身。然而在其所处时代，全球意识已初露端倪，而欧洲之参与者又非仅限诗人和远见卓识之士。叶芝诗学亦因此得以远迈爱尔兰与欧洲古典思想艺术之外，与远自印度乃至东亚的古典诗学相应和。最终，这些东方圣典又与爱尔兰古典神话彼此对话相应，在近代爱尔兰历史上折射光辉。

这本有关叶芝的新著，由一位中国青年学者完成，旨在将叶芝置于真正的世界文学之林。叶芝所言，多出诸现实，也偶尔对这时分时代的世界寄予希望，希望有一种全球文化出现，即使这种希望超出其经验之外。当我们从比较研究走向世界文学，也应该要时时提醒自己：我们是否早已将诗歌遗忘。有鉴于此，叶芝在 20 世纪初对他同时代人所说的话，对今天依然阅读其作品的我们来说一样重要而珍贵。

大卫·贾斯珀

（作者为格拉斯哥大学荣誉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2017 年 8 月

* 此序由本书作者依贾斯珀教授原文译出。本书虽以汉语写就，然其中若干主要观点均由贾斯珀教授启发而来，时地为 2016 年 3 月之香港。故成稿之后，作者又通过电子邮件向其请教，得其概允写序，教授风采，高山仰止。

① 原文为“bag-and-bone shop of the heart”，出自叶芝诗集《最后的诗集》中《驯兽的逃逸》（“The Circus Animals’ Desertion”）一诗之最后一行。

目 录

第一章 叶芝与叶芝诗学思想概述	1
第一节 叶芝与叶芝作品概述	1
第二节 叶芝诗学思想研究概述	6
第二章 叶芝诗学思想与东方文化	11
第一节 叶芝诗学思想与印度文化	14
第二节 叶芝诗学思想与日本文化	27
第三节 叶芝诗学思想与其他东方文化	44
第三章 叶芝诗学思想与凯尔特文化	59
第一节 库胡林系列作品中的凯尔特文化	62
第二节 叶芝诗学思想与“视者”传统	83
第三节 叶芝作品中的土地意识	91
第四章 叶芝诗学思想与西方哲学	110
第一节 叶芝诗学思想与新柏拉图主义	111
第二节 叶芝诗学思想与“爱尔兰前辈”	138
第三节 叶芝诗学思想与尼采	151
第五章 叶芝诗学思想与象征	163
第一节 何为“象征”？	164
第二节 叶芝与“象征主义”关系辨析	173
第三节 叶芝作品中的象征	185
结 语	219
参考文献	222
后 记	228

第一章 叶芝与叶芝诗学思想概述

我们是最后的浪漫主义者——曾选择
传统的圣洁与美好，诗人们
称之为人民之书中所写的
一切，最能祝福人类心灵
或提升一个诗韵的一切作为主题。

——《库勒和巴利里，1931》^①

第一节 叶芝与叶芝作品概述

1923年，瑞典皇家科学院将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 1865—1939），以表彰“他那永远富有灵感的诗歌，以一种高度艺术的形式表现了整个民族的精神”。^②而就在前一年，爱尔兰南部诸郡脱离英国，成立爱尔兰自由邦（Irish Free State），叶芝应邀出任自由邦参议员。可以说，叶芝的大半生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爱尔兰争取民族独立休戚与共，其作品是整个民族精神的写照。

①〔爱尔兰〕叶芝：《叶芝精选集》，傅浩编选，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第186页。

② 转引自〔爱尔兰〕叶芝：《叶芝精选集》，傅浩编选，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编选者序，第1页。

1865年6月13日，叶芝出生于都柏林桑迪蒙特路一栋名为“乔治维尔”(Georgeville)的房子，父亲是约翰·巴特勒·叶芝(John Butler Yeats)，母亲是苏珊·玛丽·波莱克斯芬(Susan Mary Pollexfen)。两年后，叶芝父亲放弃颇有前途的法学职业，转而专注绘画，因此全家迁居至伦敦摄政公园菲茨罗伊路23号。在此期间，叶芝父亲开始给叶芝朗读莎士比亚、司各特等人的作品，对其进行早期教育。1874年，全家搬至伦敦西肯辛顿区伊迪思住宅区14号。次年，叶芝被送进汉默史密斯区的哥德尔芬小学(Godolphin School)就读，在学校里叶芝时常受到同学欺负。1876年，叶芝全家又搬迁至切斯维克区贝福德公园的伍德斯多克路8号。四年后，因为需要处理祖传的地产，叶芝父亲又率领全家搬回爱尔兰，住在都柏林浩斯(Howth)区一所有茅草屋顶的房子。同年，叶芝进入伊拉斯莫斯·史密斯中学(Erasmus Smith High School)学习。1883年，叶芝一家从浩斯区搬至拉斯加区艾诗菲尔坡地10号。次年叶芝离开史密斯中学，进入父亲曾一度在其中任教的首府艺术学校(Metropolitan School of Art)学习，同学中有后来对他影响很大的乔治·拉塞尔(常以AE为名)。^①在叶芝童年和少年时期，他经常和家人，尤其是母亲和弟弟妹妹，回外祖母家度假或待上一段时间。外祖母家在爱尔兰西部城镇斯莱戈(Sligo)，那里有迂回错综、静谧闲适的街道，还有各种各样的神仙故事和民间传说。与城市相比，斯莱戈是叶芝更向往的地方。

青年叶芝与父亲一样，对祖辈所从事的牧师和法学行业不感兴趣，而是专注于艺术。在艺术学校，叶芝的专业是绘画，可是之后他的兴趣逐渐转向诗歌。1885年，叶芝的作品首次变成铅字，他的两首抒情诗发表于《都柏林大学评论》的3月号。从小就对神秘事物着迷的叶

^① 乔治·拉塞尔(George Russell, 1867—1935)，爱尔兰诗人，画家，叶芝好友。AE，取的是单词 aeon(意思是“万古，极长的时间”)的前两个字母，“因为他(拉塞尔)希望自己永远保持‘无我，无名，以及无形’的特质”(引自连摩尔、伯蓝：《叶芝》，刘蕴芳译，上海：百家出版社，2004年，第19页)。

芝在同年还创立了“都柏林秘术学会”(Dublin Lodge of the Hermetic Society),并自任主席。次年,叶芝结识革命家约翰·欧里尔瑞(John O'Leary),并受其影响开始阅读爱尔兰诗人的作品。在欧里尔瑞家中叶芝不仅结识了爱尔兰民族运动的重要人物道格拉斯·海德(Douglas Hyde)和约翰·泰勒(John Taylor),还认识了将其带入降神会仪式的凯瑟琳·泰南(Katherine Tynan)女士。1887年,叶芝全家再次迁回伦敦,先是在俄得利新月区58号落脚,随即搬至贝福德公园不勒罕路3号。在这里他结识秘术大师麦克格雷格·马瑟斯(McGregor Mathers),以及有名的通灵人士布拉瓦茨基夫人(Madame Blavatsky)。在都柏林,叶芝听了印度婆罗门摩希尼·查特基对印度教教义的论述,进一步激发起对印度思想的兴趣。值得注意的是,叶芝父亲受达尔文和穆勒影响较深,成为怀疑论者(skepticism)。^①这一点也深深影响了叶芝,因此叶芝自幼就对基督教持怀疑态度。但也许是环境影响,或是个人阅读所及,叶芝对基督教思想和《圣经》是相当熟稔的。

在伦敦,叶芝结识了当时有名的文学家如莫里斯(William Morris)、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王尔德(Oscar Wilde)等,并受到先拉斐尔派(Pre-Raphaelites)的影响。1886年,叶芝编辑过一本名为《青年爱尔兰的诗与歌谣》的诗选并在都柏林出版。1888年他编纂的《爱尔兰民间神话与传说》(*Fairy and Folk Tales of the Irish Peasantry*)在伦敦出版。因此一段时间里,人们将其视为爱尔兰民间传说的权威。对爱尔兰民间故事,或者更准确地说,对凯尔特文化的着迷贯穿了叶芝一生的创作,其一系列关于库胡林的诗和戏剧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同年,叶芝完成叙事长诗《乌辛漫游记》("The Wanderings of Oisín"),次年此诗与其他一些诗歌结集出版,名为《乌辛漫游记及其他》(*The Wanderings of Oisín and Other Poems*),后来此

^① 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著有《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 1859),提出进化学说和“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0—1873),著有《论自由》(又译《群己权界论》)(*On Liberty*),有严复著名文言译本。

集中的抒情诗和其他一些诗被合编入《十字路口》[*Crossways*] 出版)。叶芝还与父亲的友人埃德温·艾利斯 (Edwin Ellis) 一起合编了威廉·布莱克 (William Blake) 的诗集。同年, 叶芝第一次在家中结识爱尔兰民族运动积极分子毛德·冈^①, 为之着迷。叶芝之后多次向毛德·冈求婚, 被其拒绝, 直至 1917 年诗人与妻子结婚。

1891 年, 叶芝在伦敦创立“诗人俱乐部”(Rhymers' Club), 成员有厄内斯特·道森 (Ernest Dowson)、约翰·戴维森 (John Davidson) 和勒诺·约翰逊 (Leno Johnson) 等。同年, 叶芝在伦敦成立“爱尔兰文学协会”(Irish Literary Society), 在都柏林成立“民族文学社”(National Literary Society) (由欧里尔瑞任社长), 发表小说《约翰·舍曼》(John Sherman) 等。次年, 叶芝出版了《凯瑟琳女伯爵及各种传奇和抒情诗》(The Countess Cathleen and Various Legends and Lyrics, 此集中的抒情诗后来合编入《玫瑰》[*The Rose*] 一书出版), 《凯瑟琳女伯爵》这部诗剧可谓是给毛德·冈量身定做。1893 年、1897 年叶芝相继出版散文集《凯尔特的曙光》(The Celtic Twilight) 和小说集《隐秘的玫瑰》(The Secret Rose)。1894 年, 叶芝的戏剧《心愿之乡》(The Land of Heart's Desire) 上演。同年, 在巴黎游览时, 叶芝结识阿瑟·塞蒙斯^②, 并通过塞蒙斯受到法国象征主义文艺的影响。

1896 年, 叶芝与塞蒙斯同游爱尔兰西部, 结识格雷戈里夫人^③。叶芝后来多次入住格雷戈里夫人家的库勒庄园, 两人还曾合编爱尔兰民间故事集。同年, 叶芝在巴黎遇见青年作家约翰·辛格^④。叶芝、

① 毛德·冈 (Maud Gonne, 1866—1953), 近代爱尔兰民族运动积极分子, 叶芝于 1889 年与其初识, 后多次向其求婚, 均被拒绝。

② 亚瑟·塞蒙斯 (Arthur William Symons, 1865—1945), 英国诗人, 受法国象征主义影响较大, 将自己翻译的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介绍给叶芝。

③ 格雷戈里夫人 (Lady Isabella Augusta Gregory, 1852—1932), 爱尔兰戏剧家, 其所居住之库勒庄园成为叶芝经常度夏的地方, 也是叶芝理想中的贵族文化诞生地。

④ 辛格 (John Millington Synge, 1871—1909), 近代爱尔兰著名戏剧家, 受叶芝影响, 作品多描写爱尔兰西部风土人情, 代表作有《西部浪子》(The Playboy of the West World)。

格雷戈里夫人和辛格后来成为爱尔兰文艺复兴，尤其是戏剧复兴的中流砥柱。1899年他们一起筹建“爱尔兰文学剧院”(Irish Literary Theater)，两年后剧院正式演出，首演《凯瑟琳女伯爵》。同年，叶芝出版诗集《苇间风》(*The Wind Among the Reeds*)，标志其诗风的转变。因为失望，1900年叶芝退出曾于1896年加入的爱尔兰共和兄弟会。1902年“爱尔兰文学剧院”改名为“爱尔兰民族剧院”(Irish National Theater)，叶芝任会长，剧院后来又发展为赫赫有名的阿贝剧院(Abby Theater)。同年毛德·冈演出叶芝戏剧《胡利汉之女凯瑟琳》(*Cathleen ni Houlihan*)。1903年，叶芝出版诗集《在那七片树林里》(*In the Seven Woods*)和散文集《善恶观》(*Ideas of Good and Evil*)。同年，毛德·冈嫁给爱尔兰军官约翰·麦克布莱德(John MacBride)。除诗歌外，叶芝还创作了戏剧《沙漏》(*The Hour-Glass*)、《那锅肉汤》(*The Pot of Broth*)、《王宫门口》(*The King's Threshold*)和《在倍勒海滩》(*On Baile's Strand*)。1907年，剧院因为辛格戏剧《西部浪子》的演出，发生风波，叶芝为辛格辩护。

1909年，叶芝结识意象派代表诗人庞德^①，在诗风上受到后者的影响，并通过庞德接触到东方思想，尤其是日本能剧(Noh)。次年，叶芝出版诗集《绿色头盔及其他》(*The Green Helmet and Other Poems*)。1911年，叶芝结识后来的妻子乔吉·海德·利斯(Georgie Hyde-Lees)。1912年叶芝率团在美国演出，并在哈佛大学演讲，散文集《玛瑙的切割》(*The Cutting of an Agate*)首次在美国出版。1914年，叶芝出版诗集《责任》(*Responsibilities*)。次年，叶芝写成受日本能剧影响的剧作《鹰井之畔》(*At the Hawk's Well*)。1916年，都柏林爆发复活节起义(Easter Rising)，这对叶芝思想的转变产生影响。同年，叶芝再次向毛德·冈求婚，被拒，次年转而向其女儿伊秀尔特(Iseult)求婚，被拒之后，叶芝在10月与乔吉在伦敦结婚，开始“自

^①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 1885—1972)，在美国出生并长大，以领导意象派诗歌运动闻名，代表作有《华夏集》(*Cathy*)等。

动写作”(automatic writing), 并出版诗集《库勒的野天鹅》(*The Wild Swans at Coole*)。1918年至1921年, 爱尔兰发生“黑褐之乱”, 之后英爱之间战争频发。1920年, 叶芝出版诗集《迈克尔·罗巴蒂斯与舞者》, 并写就《艾玛的唯一嫉妒》(*The Only Jealousy of Emer*)等剧作。1922年, 爱尔兰自由邦成立, 北部六郡依然属于英国。1923年, 叶芝获诺贝尔文学奖。次年与妻子游览意大利及周边地区, 对拜占庭艺术颇有兴趣。1925年, 叶芝出版生平神秘思想的总结《幻象》(*A Vision*)一书。之后, 叶芝相继为阿贝剧院改编《俄狄浦斯王》(*Sophocles' King of Oedipus*)等戏剧。1928年, 诗集《碉楼》(*The Tower*)出版。

晚年的叶芝身体状态逐渐变差, 除写作外, 游览和演讲占去大部分时间。20世纪30年代, 诗集《旋梯及其他》(*The Winding Stair and Other Poems*, 1933)、《帕内尔的葬礼及其他》(*Parnell's Funeral and Other Poems*, 1935)、《新诗》(*New Poems*, 1938)以及《最后的诗》(*Last Poems*, 1938—1939)相继出版。除诗歌外, 叶芝晚年还写出了《三月的满月》(*A Full Moon in March*, 1935)和《炼狱》(*Purgatory*, 1938)等名剧。1939年1月, 叶芝突然发病, 在法国开普马丁逝世。1948年, 叶芝遗体由爱尔兰海军巡洋舰运回爱尔兰, 葬于作家的“心愿之乡”斯莱戈。

第二节 叶芝诗学思想研究概述

关于叶芝及其作品的研究, 国外尤其是英美已经相当成熟。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叶芝研究代表人物非理查德·艾尔曼(Richard Ellmann)莫属, 其代表作是《叶芝: 人与面具》(*Yeats: the Man and the*

Masks) ^①, 结合叶芝生平探究叶芝诗艺。其时去叶芝辞世不远, 因此书中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史料。艾尔曼之后的代表人物是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 他的《叶芝》(*Yeats*) ^②一书可谓其文学理论“影响的焦虑”(anxiety of influence)的实践与运用。在书中布鲁姆详列了叶芝受到的诸多先贤例如布莱克、雪莱等的影响。进入20世纪末, 叶芝研究角度更为多元, 研究名家辈出, 代表人物有号称“海伦老夫人”的哈佛大学教授海伦·文德勒(Helen Vendler), 其叶芝研究名作为《我们的诗艺秘诀: 叶芝与抒情诗形式》(*Our Secret Discipline: Yeats and Lyric Form*) ^③。作者慧心独具, 从叶芝抒情诗的结构出发, 探讨其与叶芝爱尔兰现实生活中的“大房子”的对比关系。

在叶芝作品搜集、整理、注释方面, 一些作品集不可不计。一是由阿尔斯帕奇(Alspach)等人编辑整理的《集注版叶芝作品集》(*The Variorum Edition of Works of Yeats*), 包括诗歌、戏剧、散文等, 分数年出齐, 大部头精装, 分量重, 是研究者案头不可缺少的书籍。二是由克拉克(D. R. Clark)等人编纂的《叶芝作品全集》(*The Collected Works of W. B. Yeats*), 按文类分为诗歌、戏剧、自传、散文等十四卷, 可谓是相当全面。三是杰法里斯(A. Norman Jeffares)的相关著作。杰法里斯不仅编有叶芝作品选集, 还撰写了《叶芝: 其人与其诗》(*W. B. Yeats: Man and Poet*)等一系列叶芝研究著作, 更具分量的是他对叶芝诗歌所做的注解, 初版为《叶芝诗歌注解》(*A Commentary on the Poems of W. B. Yeats*), 后来又出版增订版, 即*A New Commentary on the Poems of W. B. Yeats* ^④, 注解之详尽允为学界标杆。

① R. Ellmann. *Yeats: the Man and the Masks*.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8.

② H. Bloom. *Yeat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③ H. Vendler. *Our Secret Discipline: Yeats and Lyric For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④ A. Norman Jeffares. *A New Commentary on the Poems of W. B. Yeats*. London: Macmillan and Co. Ltd, 1984.

国内叶芝研究起步较晚，但对其作品的译介却较早。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茅盾、王统照、郑振铎等就对叶芝诗作有过译介，茅盾还翻译过叶芝戏剧《沙漏》。由于受到爱尔兰文艺复兴戏剧的巨大影响，20 年代大量爱尔兰戏剧被译介到中国，除《沙漏》，田汉在《爱尔兰近代剧概论》^①中对叶芝戏剧有过简要介绍。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施蛰存、朱光潜等也译过叶芝个别诗作。我国真正意义上的叶芝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其中傅浩先生是代表人物之一。傅浩在 1994 年出版《叶芝抒情诗全集》^②，经修订后于 2003 年出版《叶芝诗集》^③，再次修订后分别出版《叶芝精选集》和《叶芝抒情诗选》^④。在《叶芝精选集》中，傅浩等还翻译了叶芝的几部小说、戏剧及不少的散文，这极大地方便了叶芝研究。除翻译外，傅浩还著有《叶芝评传》^⑤和多篇有分量的叶芝研究论文。此外，袁可嘉先生在大学毕业时的毕业论文，即以叶芝为研究对象，之后又翻译了叶芝的代表性诗作，结集为《叶芝诗选》。^⑥北大英文系教授丁宏为虽然并不专门研究叶芝，但也著有质量上乘的叶芝研究论文和著述（《真实的空间》^⑦第十三章）。近年来，叶芝研究热度增加，除不断增多的译作和研究论文外，著作也层出不穷。如蒲度戎的《生命树上凤凰巢》^⑧、李静的《叶芝诗歌：灵魂之舞》^⑨、王珏的《叶芝中期抒情诗中的戏剧化叙事策

① 田汉：《爱尔兰近代剧概论》，上海：东南书店，1929 年。

② 〔爱尔兰〕叶芝：《叶芝抒情诗全集》，傅浩译，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94 年。

③ 〔爱尔兰〕叶芝：《叶芝诗集》（上、中、下），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年。

④ 〔爱尔兰〕叶芝：《叶芝抒情诗选》，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 年。

⑤ 傅浩：《叶芝评传》，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 年。

⑥ 〔爱尔兰〕叶芝：《叶芝诗选》，袁可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2 年。

⑦ 丁宏为：《真实的空间》，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

⑧ Pu Durong. *The Phoenix's Nest upon the Tree of Life: W. B. Yeats's Aesthetics of Symbols in Poetry*. Chengdu: Sichuan People's Press, 2005.

⑨ 李静：《叶芝诗歌：灵魂之舞》，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 年。

略》^①、周芳的《“清浊本为邻”：对叶芝诗歌中衰老与灵肉主题的探讨》^②、欧光安的《主题·民族·身份——叶芝诗歌研究》^③等著作，从不同角度对叶芝的诗歌进行了探讨。

笔者之所以不惮其烦，将叶芝生平及其作品、叶芝及其作品的国内外研究做一番“流水账”式的简要介绍，原因有二：其一，叶芝最重要的成就在诗歌，其获诺贝尔文学奖之主因亦在于此，因此上文将其诗集全部列出；其二，叶芝的戏剧和小说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尤其是戏剧，因此笔者尽可能将其注明。附上英文题目的原因在于：一是便于查找校对，二是重点介绍叶芝戏剧和小说，叶芝诗歌在国内有不少中英文对照本，其戏剧和小说原文较少见。在上文中，笔者对叶芝生平只做了蜻蜓点水般的概括，但关键处仍然点出了影响叶芝创作的重要因素，例如印度思想、神秘主义、凯尔特文化和基督教思想等。关于叶芝作品中的各种诗学思想，有学者较早关注到了叶芝与爱尔兰文艺复兴之间的关系，例如克兰的《叶芝与爱尔兰文艺复兴》；^④也有学者谈及了叶芝与能剧之间的关系^⑤，近来还有学者专门研究叶芝与神智学（Theosophy）的关系。^⑥除大量的译介作品，傅浩先生还写过叶芝作品与东方思想、基督教思想、神秘哲学关系的论文，影响深远。但综括国内外研究，也可以看出，虽然体现过专著或论文专门研究叶芝诗学思想的某一个方面，但尚未出现将影响叶芝的几个关键方面的思想进行综括和分析的著作。此外，以往的研究往往聚焦叶芝诗歌，

① 王珏：《叶芝中期抒情诗中的戏剧化叙事策略》，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年。

② 周芳：《“清浊本为邻”：对叶芝诗歌中衰老与灵肉主题的探讨》，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4年。

③ 欧光安：《主题·民族·身份——叶芝诗歌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

④ Horatio Sheafe Krans. *William Butler Yeats and the Irish Revival*.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1904.

⑤ Hiro Ishibashi. *Yeats and the Noh: Types of Japanese Beauty and Their Reflection in Yeats's Plays*. Dublin: Dolmen Press Ltd., 1966.

⑥ Ken Monteith. *Yeats and Theosophy*.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而忽略了叶芝戏剧、小说中的诗学思想。将叶芝作品中体现出的诗学思想的几个关键方面，进行综括和分析，既有利于更宏观地把握叶芝创作和思想发展的脉络，也能从被忽略的方面对叶芝研究进行补充，应当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第二章 叶芝诗学思想与东方文化

在神圣的喜马拉雅山上，
在那遥远的金峰顶，居住着万神的始祖，
硕大的身形；当大海年轻时，他们久已苍老；
他们宽广的面庞带着神秘和梦幻；
他们滚滚的发浪奔泻在群山之间。

——《阿娜殊雅与维迦亚》^①

在性格形成方面，叶芝所受的影响主要来自父亲。叶芝父系祖辈是从英国约克郡移民至爱尔兰都柏林的，早先几代为布商，后来则多以牧师为业。叶芝曾祖约翰·叶芝（John Yeats）隶属爱尔兰国教，1805年被派到斯莱戈郡的“鼓崖”地区担任教区长。^②这肇始了叶芝家族与斯莱戈的渊源。叶芝祖父踵继父业，也成为牧师，不过教区是在唐郡，婚后转至都柏林桑迪蒙特的塔里立石教区（parish of Tullylish）（叶芝父子俩均在此区出生）。因着祖辈渊源，叶芝父亲娶了来自斯莱戈镇

①〔爱尔兰〕叶芝：《叶芝精选集》，傅浩编选，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年，第7页。

②“鼓崖”，英文“Drumcliff”，是斯莱戈郡的一个区，不远处有布尔本山（Ben Bulbin），也有将之音译为“竺姆克利夫”或“壮姆克利福”。叶芝曾在晚年的一首诗中表达了愿意葬身于此的愿望以及自己家族和鼓崖地区的渊源：“不毛的布尔本山头下面，/叶芝葬在竺姆克利夫墓园；/古老的十字架立在道旁，/临近坐落的是一幢教堂，/多年前曾祖曾在此讲经。/不用大理石和传统碑铭，/只就近采一方石灰岩石，/遵他的遗嘱刻如下文字：丢冷眼一瞥/给生，死。/骑士，去也！”诗文引自《叶芝抒情诗选》（第349—350页）。叶芝遗体于1948年由爱尔兰海军从法国运回后，即安葬于鼓崖区教堂墓地，墓碑上刻的就是最后那三行短文。